



■伊藤比吕美



■露易丝·格丽克



■伊莎贝尔·阿连德



■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

露易丝·格丽克有一本旧诗集名称十分醒目——“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”，这句话出自她一首仿普希金的短诗《预兆》：“我骑马与你相会，梦像生命之物在我四周聚集而月亮在我右边/跟着我，燃烧。/我骑马回来：一切都已改变/我恋爱的灵悲伤不已/而月亮在我左边/无望地跟着我。/我们诗人放任自己/沉迷于这些无休止的印象/在沉默中，虚构着只是事件的预兆/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。”

人类灵魂最深层的需要究竟是什么？对于诗人格丽克而言，年轻时，那可能只是一场关于爱情的沉迷与想象。而在她生命最后的诗集《合作农场的冬日食谱》中，当那些私密又理性的句子逐渐变得具象、柔和，沉默地虚构出“一棵松树在疾风中摇动/就像人在宇宙中”，此时格丽克所察觉的灵魂最深层的需要似乎才是最真实而又笃定的。程抱一在《说灵魂：致友人的七封信》中说，“灵魂本身就是生命的河谷，在那里，每一个生活过的生命都继续生长和变化。灵魂就像一个从未被勘探过的巨大矿藏，等待我们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开发”。

在程抱一看来，身体—精神—灵魂这三者当中，灵魂才是人存在的根本，远远高于身体与精神。人们花很多的时间去发展智力，增长见识，却忽略了倾听灵魂的声音。他不认为人生活在一个“非理性”“无意义”“无意识”甚至“荒诞”的世界，人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人把自己与世界隔绝了。既然人作为宇宙中的一粒尘埃、一个转瞬即逝的生命都如此充满灵性，那么我们生命源头的宇宙，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存在毫无意识？当我们将自己的生命与更广阔的世界联通，就是在勘探灵魂这座巨大的矿藏。

以下我们将认识包括格丽克在内的四位文学女性，她们的一生，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勘探生命的宝藏，而那宝藏往往随着时间和阅历的累积而历久弥新。正如写信给程抱一的那位友人所感喟的：我直到中年才开始察觉自己的灵魂。在她们的故事中，我们或可自问，人生哪一刻你开始察觉自己的灵魂。

## 伊莎贝尔·阿连德： 身体老去，灵魂却变得年轻

年近八旬的智利作家伊莎贝尔·阿连德，感觉自己正在经历“漫长一生中的黄金岁月”。她，是当代西班牙语世界最畅销的女作家，拉美“文学爆炸”阵营中唯一的女性，小说《幽灵之家》奠定了她在拉美文学界的重要地位。这位迈入耄耋之年，依然热烈地爱、自由地活的女性，用她毕生慢悟，写下《我灵魂里的女性》，她认为，一具对自己和他人都不再美好的肉身，依旧可以充满坚定和从容，它们来自灵魂与身体、精神的自治。

在这本既是碎片化的回忆录，也堪称女性主义宣言的小书中，她记录自己的切身感受：“我的身体在老去，灵魂却变得年轻。我的缺点和优点可能也更为明显。比起从前，如今的我更为挥霍，也更容易分心，但发脾气的次数却少了，我的性格温和了一些。我更加在意一直从事的事业，也更关心我爱的那几个为数不多的人。我不再畏惧自己的脆弱，因为我不会再将脆弱与软弱混为一谈；我可以张开双臂，打开房门，敞开心扉来生活。我喜欢自己的年龄和女性这一身份，因为正如格洛丽亚·斯泰纳姆（美国女性主义者、社会与政治活动家）所说，我不必去证实自己身上的阳刚之气。也就是说，我不必表现得坚不可摧。现在我可以放心地请求帮助，多愁善感。”

年轻时阿连德也有过大多数年轻女性的困扰与纠结，比如，关于美貌，她一针见血地表示：“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，我们的文化都聚焦在年轻、美貌和成就上。对于任何一个女人而言，在这样的文化里保持清醒绝非易事，大多数人都必然迷失其中。”她称自己在人生的前五十年里，始终认为自己就外貌而言毫无魅力，但从年轻到年老，她允许自己始终执着于外表，原因只有一个：“因为这让我快乐。虽然大部分时间我都把自己关在阁楼里写作，但我喜欢布料、颜色、化妆品和每天早上穿着打扮的过程。”阿连德的母亲有一句至理名言，“没人看到我，可我自己能看到”，她所指的不仅仅是外貌，还有性格和行为等更深的层面。而这也成为阿连德挑战衰老的方式，幸好她有一个真心以待的爱人，给予她极大的帮助，因为在丈夫罗杰眼中，她就是一个个头稍矮的超模。

在阿连德看来，“在经历了绝经，完成了养育儿女的使命后，生活会变得更加简单，不过前提是降低预期，远离怨恨，松弛下来并且认清一个事实，即除了最亲近的人外，没人在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干了什么。不要再为了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而汲汲营营、装模作样、牢骚满腹或是大发雷霆。要爱自己，并不求回报地爱他人。这是人生中最为宽和的一个阶段。”她在书中用去一半幅幅碎碎念发自灵魂深处的幸福之道：从幼年开始，我唯一的计划就是要养活自己，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，但其他的路我都是摸索着走过来的。约翰·列侬曾说过：“生活就是当你忙于制订其他计划时所发生的事情。”也就是说，在人生这条路上，没有地图，也无法回头。我无法决定那些改变了我命运和个性的重大事件，如我父亲的失踪，智利的军事政变，我在海外的流亡，我女儿的去世，《幽灵之家》的成功，我的三个继子染上毒瘾，以及我的两次离婚。或许离婚是我能够控制的事情，但婚姻的成功取决于夫妻双方。

“我的晚年是一份珍贵的礼物。我的大脑依然灵活。我喜欢我的大脑。我感觉更为轻盈。我已经不再缺乏安全感，我摆脱了不理智的欲望，种种毫无益处的心理情结，还有其他不值得犯下的罪过。我慢慢地放手，慢慢地舍弃……我早就应该这么做了。身边的人来来去去，就连最亲密的家人也各奔东西。紧抓着某人或某物不放是毫无作用的，因为这个宇宙本就趋于离散、无序和混乱，而不是聚合。我选择了一种简单的生活，少一些物质的东西，多一点闲暇的时间；少一些担忧，多一点消遣；少一些社会活动，多一点真正的朋友，少一些喧嚣，多一点寂静。”这是阿连德给予每个人的箴言，不仅仅对于女性。

## 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：

人生没有预设，只有不断打破的规则

在加拿大作家罗斯玛丽·沙利文笔下，玛

# 人生哪一刻你开始察觉自己的灵魂

而那宝藏往往随着时间和阅历的累积而历久弥新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



格丽特·阿特伍德不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写下著名《使女的故事》的锋芒毕露，文字黑暗、消极、灰暗的女作家，而是变成了一个真实存在过的、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具体的人。

阿特伍德的父亲是一位昆虫学家，六个月大时她就被放在背包里，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丛林生活。后来成为她第一任丈夫的吉姆·波尔克说：“她是名副其实的丛林之子。”作为当下最有世界影响力的加拿大作家之一，阿特伍德出生的那个时代，女孩们会因为创作野心而受到打压。但她却坚信自己要写诗，要成为作家，或许从那时起她就已经察觉到自己的灵魂——“丛林之子”注定要打破时代的桎梏，开启以写作为终极理想的探险历程。无论是在“波希米亚馆”参加文学活动，在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求学，还是在一家市场研究公司做小职员，她都堪称一颗闪亮的文学明星。

《永不停步: 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传》这本传记中描述了阿特伍德在一众厌女严重、不可一世的男文青中朗诵她的诗作的情景，描述者是对阿特伍德怀有敌意的欧文·莱顿的妻子阿维娃。那是在1969年，阿特伍德30岁时，“阿维娃记得，当她第一次见到阿特伍德，简直被她的美貌惊呆了，她穿着一件黑色天鹅绒连衣裙，头发柔顺，皮肤如瓷器

般光滑，看起来就像拉斐尔前派作品中的女主角。（阿特伍德一定很是沉迷于对表演服装的热爱。）莱顿一看见她，就感到气不打一处来。他本能地感觉到危险。第一次参加她的诗歌朗诵时，她在台上朗诵，莱顿就特意在观众席上大声读自己写的诗，然后很快睡着，鼾声大作。但阿维娃说，阿特伍德似乎并不受其影响。而身处特定时代的玛格丽特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自信。当时的她曾为自己设定了如下女性作家的生活场景：除了阁楼和肺结核，还有神秘和孤独的元素，比如穿着黑衣服，学会抽烟……她写道：“我读了她们（女作家们）的传记，读后感到沮丧且扫兴。简·奥斯汀始终没有嫁给达西先生。艾米丽·勃朗特英年早逝，夏洛特·勃朗特死于难产。乔治·爱略特从未有过孩子，还因为与已婚男人同居而遭世人排斥。艾米莉·狄金森东躲西藏……也有些人成功地将写作与我所认为的正常生活完美结合起来，但众所周知她们并非一流作家。我的选择一方面是卓越与厄运，另一方面是平庸与安逸。于是我咬紧牙关，迎风而上，放弃了浪漫真爱，戴着角框眼镜，板起脸来，以免被误认为是个胸中无一物的肤浅之人。”

绝不机械地依照规则而活，阿特伍德的

人生也许一直都在贯彻这个信念。就如同传记开篇所讲述的，在她小时候观看电影《红菱艳》时的感受一样，那个从高处纵身跃下的身影，足以令灵魂震动觉醒。而正当公共生活风生水起时，阿特伍德却与丈夫吉布森搬到了有鬼魂传说的小镇穆尔穆，她惊讶地发现，自己的生活与父母曾给她设定的“一同在后院扫落叶模式”非常接近。这里独特的乡村生活也给予她写作新的养分。相较于之前的迷茫，她曾在年近不惑时表示，“我曾以为我错过了其他女人拥有的许多东西——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孩子，没有丈夫。现在我知道我可能什么都没错过。”《纽约时报》评价小说《浮生》的一段话也可用于对阿特伍德人生的总结：“阿特伍德否定了爱默生的格言，即生活的真正艺术是在世界的表面滑行自如，她向我们展示了，倘若人想要在今天过一种自省的生活，就必须去探索其深度。”

## 伊藤比吕美： 变老意味着全新的自由

伊莎贝尔·阿连德说，她拒绝那种一人一狗的悲催人生，而伊藤比吕美的个人生活正

是由一人、一狗和许多许多盆栽组成。62岁的日本女诗人伊藤比吕美，在送走双亲和丈夫后，开启了被她称作“初老”年纪的独居生活。她带着小狗克莱默离开美国，重回日本，在不断的别离中，直面生命的荒芜。“现在身边一个家人都没有了，我真的自由了。”

伊藤比吕美曾在《闭经记》中分享女性在闭经前后的生理和心理变化：育儿、孩子独立、照护、夫妻关系……满身疮痍地像狮子一样战斗的姿态，确实是一部与人生格斗的女性战记。如今的伊藤，在《初老的女人》中又以敏感坦率的笔触写下另一个女人老后的身体和精神变化，以及一个人生活的自由和寂寥。

伊藤本人拥有一段相对传奇的人生，20岁患厌食症，35岁患忧郁症，离婚后，40多岁去美国生活，55岁和美国画家同居，有三个女儿都在美国，大女儿未婚先孕，伊藤潇洒地当了外婆。在父亲去世后，她每个月长途往返于美国加州和日本熊本，父亲去世后，每天跳“尊巴”，瘦了4公斤，重新穿回牛仔裤。

她在新书中记录琐碎的生活和感悟：“人之老去，就得忍受这种寂寥，没办法。这道理我懂。人不仅要寂寥地老去，还要寂寥地独自死去。我父亲就是。现在我越寂寥，越感觉自己是在赎罪。”“前几天晚上下着冷雨，我带着沉重的行李到达东京时，已经精疲力竭。……六十三岁的老奶奶在冷雨里抱着大行李，白发凌乱纷飞，恳求司机快点儿载我，司机却躲避了我的视线，只一个劲儿地摆手示意我往前。冰冷酷寒的东京冬夜啊。”“啊太累了，实在太累了。这是石垣凛《那一夜》诗中的一句，……也是我每天的心声。……咳嗽还没停。咳到痊愈时才会停。啊太累了，实在太累了。这场病简直就是缩写的‘活着’，中心思想就是‘一直到死，都得活着’。”

## 露易丝·格丽克： 接受生命的衰败就如同接受冬日的艰难

2020年，以精确、敏锐的感受力以及对孤独、家庭关系和死亡的洞察力著称的美国桂冠诗人露易丝·格丽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，这也让她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史上第16位女性获奖人。

一直以来，格丽克拒绝人们将她的作品与她的生活对照连接，而在那些私密而凌厉的诗篇中，我们却总能找到她具体的生活的影子。在《合作农场的冬日食谱》露易丝·格丽克生前最后一部诗集中，作品的意象更加具象，常常是某个具体场景的描摹与延展，在生命走向终结之时，她开始回顾并思考自己的一生，淬炼诸多复杂的人生经验，审视人的存在中根本性的孤独。

此前，格丽克曾回忆她的厌食症，“到青春期中段，我发展出一种症状，完美地亲合于我灵魂的需求。”一开始她自认为是一种能完美控制结束的行动，结果却造成了一种自我摧残。十六岁的时候，她认识到自己正走向死亡，于是在高中临近毕业时开始看心理医生，她将看病的过程看作一项智力任务，能够将瘫痪转化为一种洞察力。而这种能力，在格丽克看来，于诗歌创作大有益处：“我相信，我同样是在学习怎样写诗：不是要在写作中有一个自我被投射到意象中去，不是简单地允许意象的生产——不受心灵妨碍的生产，而是要用心灵探索这些意象的共鸣，将浅层的东西与深层分隔开来，选择深层的东西。”那些观照个体心灵的成长与变化的人注定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，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。

当诗人预感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，她在诗中展现了弥漫着清冷的冬日气氛，格丽克一次次辨认，在荒凉的景象里生活的艰难，但这时更需要耐心、灵感与对抗孤独和衰老的特殊技艺——诗人写道：“本书只收录《冬日食谱》，这季节生活艰难。春天时谁都能做一顿美餐。”她已经做好了迎接终结的准备，体验生命的衰败就如同接受冬日的艰难，如同这首诗所写——最漂亮的苔藓会被留着/用于盆栽，放在一个专门的小房间/不过我们没什么人有这方面的天分/即便有，也得经过/漫长的学徒期，而规则又很繁杂/一道亮光照在正被修剪的样品上/……/在我看来，树挺漂亮/也许还没修剪完成，但已很漂亮/它的根须披着苔藓——我不可以/动剪刀修，但我手捧着盆子/一棵松树在疾风中摇动/就像人在宇宙中。”

这是一部凝聚格丽克一生经验的、散发清冷之美的书。